

宁朝华

流 年

母亲的微笑

李世昌

三月的最后一天，我陪着妻子驱车五六十公里，再一次回到她的老家。准确地说，是回到她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外婆家。这一回，是为了送年至耄耋的老人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尽管老人是寿终正寝，但溘然长逝的事实还是令人悲伤。一路沉默，车内的气氛有些压抑，淅沥的春雨无休止地拍打着车窗，更添几分愁绪。沿途茂盛的草木在雨中静穆地低垂着头，满眼一片湿漉漉的深绿，如苍茫无边的哀思。下了高速，转乡镇道路，到达妻子生活过十几年的偏远小镇。或许是因为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她竟然两次指错了路。车子在新旧杂错的街道上兜了几圈，才被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指引着，驶入了通往村庄的小路。她的眉头乍然显现了一抹明亮的神色，但很快，又黯淡了下去。

因为父母早已搬离了老家，再加之一一直在求学工作、成婚生子的世事中奔忙，十几年来，她回乡的次数屈指可数，除了春节回去看望一些老去的亲人，便是参加一些送别的仪式。温暖的感动与真切的伤怀，常常让“归去”变成一个沉重的词语，就像此刻，尽管久远的往事会历历在目般鲜活起来，但内心却又不得不去接受流年中的变故无常。

七八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起伏的山间曲折盘旋，足足走了半个小时，车子才被她一声“到了”叫停在一个小山头上。两人下了车，又沿着从山头开辟出来的一条逼仄的土路步行。这条路不过几百米长，大概只容得下一辆车通行。路面未经硬化，坎坷不平，连日的雨水更使得泥石斑驳混杂，行走都有些困难。

雨已停了。她缓慢地走着、沉默着，眼睛不时地望向远近处荒芜的山岗、葱茏的草木、点缀其中的几畦菜地，神情愈发凝重。重新踏上二十多年没有走过的路，既走向有关童年和外婆的点滴往事，又要走向一个岁月的驿站，与外婆挥手诀别。对她而言，这条路，无疑是走得五味杂陈而又百感交集。

九十高龄离世的老人，这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就像一部大书，是很难通过文字描述而展现出来的。而我，对于这一切更是知之甚少。只知老人有过一段家境优渥的时光，知书识礼，为人贤良，晚年遭遇过丧夫失子、家道中落等诸多变故，近二十几年轮换着寄居在几个女儿家，所幸的是，几个女儿家境尚可，待她非常孝顺，孙辈们也都长大成人，整个家族顺理成章地开枝散叶，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形势。如今老人离世而魂归故里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吧。

乡村的丧礼隆重而盛大，少不了繁文缛节。我和妻子因为工作任务在身，且身为不太看重重复仪式的晚辈，便只参加了丧礼的最后阶段。焚香叩首，恭敬地祭拜，虔诚地悼念，我们一一认真完成。一天半的时间里，妻子在悲伤之余，给我讲起了许多关于外婆的往事。她说起了年近古稀的外婆曾越过那个山头，冒着黄昏的冷雨，满怀欣喜地迎接从十几里外独自一人雀跃而来的外孙女。她说起在这个四面荒山合围的小村庄里，外婆在屋前屋后的山坡栽上数不清的橘子树，种上成片的花生，那时的外孙女真的有享不尽的口福；她还说起外婆待人从不吝啬，左邻右舍大多受过老人的恩惠，所以她一来外婆家，就得到了邻居们无尽的宠爱，像一个骄傲的小公主……她眼角带泪讲述着，遥远的往事以一个个完整的片段和清晰的细节让我感同身受，让我想起了自己那已离世几年的外婆。

而这一切，终究在妻子外婆被众人送上屋后的山岗，哀乐在空中划过一道凄厉的尾音，群山归于沉寂之后，永远地消失在时光的深处，不再回头。

当年的邻居有的已经不在，在世的都老了，有的是一脸沧桑而深密的皱纹，有的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。但他们几乎都能一眼认出这个二十多年不见的外孙女，还像当年一样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还要伸出手来，摸摸她的额头，拍拍她的后背。更令我诧异的是，老人们还会拉着她的手，满眼疼爱，用豁牙的嘴慈爱地叫出她的小名，会禁不住一遍遍地感慨：“哎呀，都长这么高了！长这么大了！”我和妻子哑然失笑。这些老人的话语，仿佛是在表达与一个孩子几年几月后重逢的惊喜。然而，他们确实是老了，眼前的这个“长高又长大”的女子，已是年过三十的孩子妈了。这一刻，我不由得怆然喟叹，这二十几年的时光，仿佛是被一双看不见的大手，不声不响地取走了。

生命中的爱与温暖，总是分分匆匆，未及珍惜，转眼即逝，甚至让人来不及觉察。过去如此，从今以后又何尝不是！我想，多年后，我们或许会再一次来到这里，而今天与我们亲昵问候的老人，有多少又会成为消逝在流年中的背影呢？

第二日下午，我们与众亲友一一道别，沿着山头来时的小路，踏上了归程。走着走着，妻子突然停下来，回过头去，深情地看了一眼，仿佛在与这里的山岗和草木再一次告别。妻子转过头来的瞬间，我看见，她的眼里泪光晶莹。

又是春天。满山、满坡、满树的花开得姹紫嫣红。2001年的春天，母亲就像一朵凋谢的花儿离开枝头，归落尘土。弹指一挥间，母亲已离开我们十七年了。

早几天清理书柜，我无意间在一本泛黄的书中翻出了一张母亲30岁左右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母亲风华正茂，面带微笑。我望着母亲那招牌式的微笑，泪流满面。

生活中，无论有多大的困难，母亲总会在我们面前说，这点事算什么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，油、米、肉、面粉、布、煤，甚至绿豆、豆腐，都要凭票供应。那时，我们一家住在县城，乡下的亲戚来我们家作客的特别多。往往是这个亲戚刚走，另一个亲戚又来了。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，来的亲戚更多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是想在我家吃几餐饱饭。虽然我们家的米缸也常常粒米不剩，但好在母亲人缘关系好，整栋楼房的邻居便你几两、我半斤，把家里节余的粮票塞给母亲。那时，无论是哪个亲戚来了，母亲脸上从没有不高兴的表情。她总是面带微笑，对亲戚和和气气，以礼相待。记得有位姨奶奶，三个媳妇待她不好，她就长住在我家里，最长时间住了两年。后来，姨奶奶的三个媳妇被我母亲的行为感动，将姨奶奶接回去轮流赡养。那时，我们家一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，因为平时发的肉票要攒下来留给客人吃。有时家里实在没有肉票了，母亲就买螺蛳、鳊鱼、鲫鱼等稍微便宜的“荤菜”让客人打打牙祭，因为价格贵的菜买不起。母亲做菜绝对称得上专业水平，凡是吃过母亲做的菜的人都说好吃。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做的黄辣椒炒螺蛳，味道跟别人炒的就是不一样。我也曾多次尝试各种炒法，就是炒不出母亲炒的那种味道。

母亲虽然只念到小学毕业，但她知书达理，坦荡豁达，宁肯自己受委屈，也不给别人添麻烦。1982年春天，父亲到一新单位任职。当时新单位的家属房正在兴建，我们一家仍住在父亲原单位的家属房里。一天，父亲原单位新来领导的爱人上门来，找母亲商量要我们家搬家。她说了一大堆理由，什么两个小孩从农村转到县城念书，没地方住；什么自己与老公分居多年，好不容易团圆，却住在单身宿舍，不方便等等。我们几兄弟得知她的来意后，都用异样的眼睛瞪着她。但母亲当时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没说一句话。等那人说完了，母亲才微笑地说：我们明天就搬，你看行不？那人心满意足地离去。父亲回来后，母亲就把搬家的事跟父亲说了。父亲听后，面有难色地问：单位新房子没出来，我们一家六口人往哪里搬呢？母亲淡定地说，我来想办法。

当天下午，母亲便找到了房子。当她带我们去看房子时，我们都惊呆了。原来母亲找的房子是郊区一家农民的土砖房。母亲见我们不高兴，就微笑地说，你看人家在这栋房子住了10多年了，没什么不好啊。再说这房子虽是泥砖房，但很结实。住在这里嘛，空气好，视野开阔，还可以种菜呢。

为了不让母亲难受，我们几兄弟只好同意住在这里。就这样，我们第二天便搬进了这栋土砖房。虽然我们一家只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，但说来也怪，母亲多年来治愈的脊椎病竟然莫名其妙好了。

1998年春天，年迈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。因为母亲在胃病发作时坚强忍着，好像没病似的，她也从不吭声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。结果，母亲错过了最佳治疗期。后来，我们看到母亲的脸色不对，就送她去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一出来，我们六姐弟全都懵了。医生偷偷告诉我们：老人家时日不多了，要有心理准备。那一刻，我们面面相觑，真想抱头痛哭一场。但是，为了让母亲乐观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，我们什么也没跟母亲说，只是告诉她以后少吃辣的、麻的、酸的、冷的……母亲笑着说，我说没事的，非要浪费钱。

也许是母亲生性乐观，医生说母亲最多活三个月，但母亲竟然活了两年多。临终前，母亲用她干瘪的手抚摸我们的面颊，面带微笑说，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，病在我身上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是怕你们难过啊。那一刻，我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嚎啕大哭。

母亲出殡那天，春雨绵绵的天气竟猛然放晴，气温就像夏天似的。那天自发为母亲送葬的人排起了长龙，个个眼含泪水，手执纸花，为母亲祈福。母亲葬的那个地方叫秋波塘。从山头往下看，那地方就像母亲面带微笑的脸庞。

